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春风吹软了峨嵋岭的泥土，漾皱了涑水河畔的清波，也唤醒了沉淀在岁月深处的民俗记忆。当农历二月二的晨光漫过故乡水南村与仪门村的田埂，两村相依的五龙庙，便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晨钟悠悠，香火袅袅，十里八乡的村民们齐聚于此，赴一场与龙的千年之约。这一日，是龙抬头，是春回大地的讯号，更是河东大地刻在骨血里的文化传承。五龙庙的祭祀烟火，在岁岁年年的更迭里，将龙的精神，揉进了这片土地的朝朝暮暮。

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是祖先流传的重要民俗节日，作为二月首个节日，亦是当月独一无二的民俗盛典，又称春耕节、农事节。节日之名，缘起星象：古代天文学家将星空划分为二十八宿，东方七宿合称为苍龙七宿。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斗柄指正东方，龙角星自东方地平线缓缓升起，如苍龙昂首，“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便由此而来。古有云，龙为百鳞之长，主司行云布雨。寒冬之时，龙潜于渊，大地覆雪，万物蛰伏；至二月二，阳气升腾，春雷初动，苍龙昂首而起，驾云行空，为人间洒下甘霖，唤醒沉睡草木。亦有传说，此日为龙王诞辰，四海龙王齐聚，布泽四方，民间遂有祭祀龙神、祈求风调雨顺的习俗。这些传说，藏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丰收的期盼，更藏着“龙行天下，福泽万家”的美好期许。而这份期许，在故乡水头镇的水南村与仪门村，化作了五龙庙中代代相传的祭祀仪式。

作为水南人，站在家乡的五龙庙上，望着涑水河，我心中充满自豪。五龙庙静立在涑水河畔，峨嵋岭上，青砖黛瓦映着春日暖阳，朱红庙门守着岁月安然。庙内五龙塑像栩栩如生，龙须飘逸，龙目炯炯，似欲腾云而出，护佑一方水土。二月二这天，祭祀仪式从凌晨便已开启。善男信女们带着精心备下的供品早早赶来，五谷杂粮、时令糕点、清果果酒，一一整齐摆上供桌，每一份供品，都凝着乡人对龙神的敬奉，对一年农事的憧憬。庙里的主持身着传统服饰，手持香烛，带领众人行祭祀之礼，焚香叩拜，诵念祝文，沉稳而虔诚的声音，在庙宇的飞檐间悠悠回荡。香烟缭绕中，乡人抬首望向五龙塑像，眼中满是希冀，愿龙王爷护佑一方百姓安居乐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以最质朴的方式，向传说中的苍龙致敬，也向充满希望的春天致敬。

祭祀过后，五龙庙的广场上，便成了人间最鲜活的模样。这些年，每逢二月二龙抬头，五龙庙主持都会邀来周边各村的戏班、文艺队登台助兴，让这场龙神的盛会，更添人间欢腾。戏台上红幔大幕一拉，锣鼓家伙一敲，梆子声、胡琴声便在春日的空气里漾开。各村戏班唱的是晋南人最钟情的蒲剧、眉户，生旦净丑粉墨登场，唱念做打有板有眼，《打金枝》《教子》《村官》等经典唱段一出，台下便响起阵阵叫好声。老戏迷们搬着小马扎坐在最前排，跟着调子轻轻哼唱，眼角眉梢皆是欢喜。除了传统蒲剧、眉户，各村的文艺队也轮番上阵，广场舞、小品、秧歌次第登场，红绸翻飞，彩扇摇曳，在春日阳光下舞得风生水起。村里的姑娘媳



■彭建国

妇们踩着铿锵鼓点，把日子的红火，舞进了这龙抬头的盛景里。

庙前空地上，挤挤挨挨都是看热闹的乡人。老人牵着孩子的手，年轻人倚着春树，邻村的乡亲骑着三轮车、电动车远道而来，摩肩接踵，人流如织，笑语喧天。孩子们在人群里穿梭嬉闹，手里攥着糖葫芦，甜滋滋的味道在舌尖化开，便是童年里最难忘的春日滋味。庙前的广场上，一溜儿摆开了各式小吃摊，氤氲着春日里最诱人的人间烟火。金黄的油糕在油锅里滋滋作响，刚出锅的凉粉、馅饼热气腾腾，食物香气混着香火的清冽，在五龙庙的上空萦绕。摊主的吆喝声、食客们的交谈声、戏台上的唱腔声、锣鼓的敲打声，交织在一起，成了二月二最鲜活的乡音，将禹都大地的春日，烘得暖意融融。

祭祀的烟火，串起了龙抬头的万千民俗，也让河东的春日多了几分鲜活韵味。二月二的传统里，藏着

诸多与“龙”相关的讲究，皆因龙为祥瑞之兆，寄寓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民间有“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的说法，又因“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舅”的民俗禁忌，人们憋了整月未理发，便选在正月过后的二月初二解禁。老辈人说，若不理发，头身沉重难抬，与龙抬头的吉兆相悖，故而二月二理发，图的是一身轻快。人们借龙抬头的吉时走出家门，理发店里顾客盈门：孩童理发，寓意庇佑健康成长，日后出人头地；大人理发，象征辞旧迎新，剪去一冬的沉闷，以崭新模样迎接春日。这一习俗，至今仍被人们坚守，民谚“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也在坊间代代流传。

除了剃龙头，还有“吃龙食”的习俗：吃饺子谓之“吃龙耳”，吃面条谓之“吃龙须”，吃春饼谓之“揭龙皮”。而家乡，最具特色的便是“吃炒豆”，这也是讨吉利的传统习俗。炒豆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将泡胀的豆子拌上面粉，入油锅炸至金黄；另一种是直接放在铁锅里干炒黄豆或玉米粒。每到二月初二，农家院里烟火气升腾，主妇们巧手烹制各色龙食，一家人围坐桌前，笑语盈盈，把春日的美好吃进嘴里，记在心里。记忆里，幼时的二月二，母亲总会在前一晚炒好黄豆、玉米粒，清晨我上学时，便抓一把装进口袋，边走边嚼，嘎嘣作响，满口生香，那滋味，至今仍萦绕心头。

二月二龙抬头，更是农人的希望抬头。春日的耕耘自此开启，犁铧翻土，种子入土，每一寸土地都藏着丰收的期盼，每一次耕耘都凝着龙的精神——不畏艰难，昂首向前，生生不息。

龙抬头的精神，从来不止于祭祀与祈福，更藏在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风骨。龙，是中华民族图腾，是昂扬向上、奋勇向前的象征，龙抬头，便是唤醒心底的力量，以无畏的姿态迎接新的开始。在故乡水头镇，这份精神在水南村与仪门村的五龙庙祭祀中代代传承，也在庙前的戏台上，小吃摊旁、熙攘的人群里悄悄流淌。小人们在焚香叩拜、看戏尝鲜后，便扛着农具走向田间，把对龙神的祈愿，化作脚下的耕耘；把龙的昂首向上，化作耕耘的汗水。他们深知，风调雨顺的美好，从来离不开脚踏实地努力，龙的精神，是仰望星空的期许，更是脚踏实地的奋进。

春日的风，依旧拂过五龙庙的飞檐，香火的余温混着小吃的香气萦绕庙前，戏台上的唱腔还在塬上悠悠回荡，广袤的田野里，已然有了农人耕耘的身影。二月二的龙抬头，是民俗的盛宴，是文化的传承，更是精神的唤醒。那五龙庙前的祭祀烟火，那戏台上的声声唱段，那街巷里的烟火小吃，映着涑水大地的春日盛景，也映着中国人心中永远不变的龙图腾。龙行万里，昂首向前，这份精神，在岁月的长河里，在乡土的烟火中，在每个平凡人的奋进里，永远鲜活，永远昂扬。

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句吉祥的民谚，是春天的呼唤，是希望的灯塔，是前进的号角。愿我们在龙抬头的精神感召下，怀揣梦想，踏上新的征程，珍惜大好春光，不负春天，不负韶华，以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 云烟深处

# 风陵渡，黄河臂弯里的千年回响

■任志明

在我中华大地的腹心之处，黄河宛若一条苍龙，自北向南奔腾而下，穿越晋陕大峡谷，行至一处山河交汇的地方，突然间拐出一个雄浑的90度直角弯，昂首东去，直扑华北平原。这，便是被誉为“大河东去第一渡”的风陵渡。这是一个承载着上古神话、千年战火，与江湖传奇的古老渡口。

风陵渡之名，深藏着华夏文明的远古神话。流传最广的说法与黄帝贤相风后有关。相传，在涿鹿之战中，蚩尤兴起大雾，黄帝军队迷失方向，危急时刻，风后观察北斗星运行原理，制造了指南车，助黄帝破除迷雾，奠定胜局。风后去世后，黄帝为表彰其功，于黄河边高台筑封陵厚葬称为“风陵”，渡口因而得名。

另一传说，则与人类始祖女娲相连。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载：“女娲氏亦风姓。”唐代文献记载了女娲媪在娲皇中时隐时现的奇观，该地因此被称为“风陵堆”。无论哪种说法，都印证了此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层积。1960年考古发现的西王村仰韶文化遗址，距今5600—5000年，出土文物证实新石器时代该地区已有频繁的跨黄河交往活动，为这些传说提供了史前文化依据。

地理扼要，三省咽喉。风陵渡位于芮城县西南端，地处晋、陕、豫三省交界，素有“鸡鸣一声闻三省”之美誉。这里的地理形成，极具特色，黄河出龙门后河道骤然放宽，主河流摇摆不定，恰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真实写照。行至潼关附近时，因受东西走向的华山脉阻挡，加上中条山与秦岭南山夹峙，河道被迫收缩改向，由南北流向急转为东西流向。

渭河、泾河以及北洛河挟沙而来，在潼关汇入黄河，经年累月的泥沙冲积，造就了这处天然适合舟车筏横渡的绝佳场所。两岸为黄土台地，河面宽阔，水流相对平缓，使之成为黄河中游最重要的天然渡口之一。元代诗人赵子贞在《题风陵渡》中精准描绘了这一地理特征：“一水分南北，中原气自全。云山连晋壤，烟树入秦川。”

军事要塞，战火千年。风陵渡自古以来就是河东、河南和关中咽喉要道，为兵家必争之地。其军事战略价值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凸显。

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是秦晋争霸的前沿。公元前615年的河曲之战，秦康公亲率大军从风陵渡渡河攻晋。战国时风陵渡隶属魏国，为河东郡西境防线，魏国在此“与秦争河西”，河西之地的得失直接关系到魏国的兴衰成败。

本版责编 游映霞  
校对 李静坤  
美编 肖秉阳

东汉末年，曹操与马超对峙于潼关、风陵渡一线，黄河天堑成为割据势力争夺的焦点。曹操征马超自潼关北渡即在此处。唐代，武周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在风陵渡南置关，称风陵关，又称风陵津，进一步加强了此地的军事防御。安史之乱期间，风陵渡成为唐军与叛军争夺要地，郭子仪曾屯兵于此，阻断叛军西进。

明清时期，朝廷在此设巡检司和船政司，管理防守和运输事宜。明洪武八年（1375年），明太祖朱元璋设置风陵渡巡检司船政，隶属潼关卫，统管两岸渡口，稽查往来商贾征收税金。据《潼关县志》记载，到清代，风陵渡有“官船一只，水夫八十四人”，乾隆年间达到鼎盛时期。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风陵渡作为中条山战役的战略要地，见证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英勇斗争。

除了军事价值外，风陵渡在历代漕运体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汉唐均定都长安，关中天狭民稠，需从河南、山东、山西等地漕运粮食补给。由于三门峡“砥柱之险”为漕运瓶颈，朝廷常采用“河渭联运”方式。汉武帝时期，在大司农郑当时的建议下开凿漕渠，优化河东至关中转路线，风陵渡成为重要中转站。唐玄宗时，大臣裴耀卿进行漕运改革，提出分段运输建议，“于河口（风陵渡附近）置仓，使江南漕粮自河入渭”，河东、河北粮食在风陵渡转运，减少三门峡风险。

《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唐开元年间，每年经此转运粮食达百万石，支撑长安供应。安史之乱后，河北藩镇割据，朝廷更依赖河东粮赋，风陵渡成为关中生命线，史载：“河东租赋，自风陵渡渭，以给京师。”

风陵渡的文化传奇，早已超越地理本身，升华为一种精神象征。唐代诗人许浑曾写下：“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诗句苍凉悠远，道尽历史兴亡与人生无常，赋予风陵渡以深沉的历史感。

而真正让风陵渡走进亿万读者心中的希冀，则是金庸先生笔下的那句：“风陵渡口初相遇，一见杨过误终身。”在《神雕侠侣》第三十三回“风陵夜话”中，郭襄在风陵渡初遇杨过，那一眼是少女情窦初开的悸动，也是注定无果的宿命。这段凄美故事使风陵渡成为无数武侠迷心中的“朝圣地”，为其日后腾飞添上了一层浪漫而忧伤的面纱。

康熙帝西巡时曾在此射箭抒怀，留下“风陵古渡接潼关，万里黄河第一弯”的诗句。这些文学艺术的加持，让风陵渡从单纯的地理坐标转变为承载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

## 乡野新姿

# 故乡“三花”烂漫

■王志让

虽乍暖还寒，春天终于兴致勃勃地来了。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春天是一个花的世界：迎春花、油菜花、山桃花、蒲公英、杏花、桃花、梨花、果花……渐次登场，百花的亮相，给大地增添了一抹绚丽的浪漫与艳景，把大地打扮得万紫千红，释放出春天的气息。这许多春的故事，在冬日过后，终等来了清灵温馨。

踏青寻芳，是春天的另一个特色。于是，我迎着春风的轻拂，跑遍了村里的犄角旮旯，霎时间，村里的种植格局尽入眼底。

杏树，生就的急性树种，种在村北，在果品里可以说它是开花最早的第一花。每年刚进入农历二月，它就按捺不住自有的本性，涨红着脸，鼓胀着花蕾怯生生地捷足先登。它如云似雪，亮出它那一丝丝娇艳欲滴的花朵绽开笑容。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宛如仙女下凡般裙裾飘扬楚楚动人，淡雅的芬芳阵阵地散发在空气中，它是那样的白，那样的亮，那样的美，如雪，如棉花，如玉石。在乍暖还寒的气候下，它鼓足了胆胆，悄无声息地暴露出了粉白色的身軀，探头探脑地寻找它出生舒展的空间，所以就有了“二月杏花独洒娇”的说法。

今年开花尤其早。昨天我去村北闲逛时，就见满地杏花灼灼盛放，粉白相间的杏花如霞似锦，在春风中摇曳生姿，吸引着众多游客踏春赏花。

杏花，由五片薄如蝉翼的花片组成花瓣，现时有含苞待放的，有花萼微裂的，有半开半合的，有如云似雪的，它们凝驻在枝头露艳争春。待些时日，它又会在东风掠过时，随风卷起凋零的花片窸窣窣地坠落，如雨似泪在空中残花飘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杏花雨”。杏花雨，白中透粉，粉中透红，艳态娇羞。百看不厌，算得上占尽了春日的风骚。

桃树种在村南。我走近时，桃花的花苞已经撑开了头皮亮出了艳丽的小脑袋，左瞅瞅，右看看，想让自己努力膨胀，早日绽放。这就正合了陆游的“桃花烂漫杏花稀”的句词。

春日里的桃园，一棵棵的树体挺胸矗立，间隔有序地排列齐整，像那被检阅的士兵威武昂然。那鲜艳的花苞缀满了粗枝细干，层层叠叠，争奇斗艳，竞相绽放。在春风的摇曳下，花波荡漾，暗香浮动，那婀娜多姿的桃花像少女笑靥般的迷人，凡有情的帅小伙子见了，总会忍不住想多看她几眼，恨不得抢前一步把她抱在怀里吻上一口，尝尝如触电似的全身肌肤及毛孔瞬间有说不上来的美感滋味通透着全身。

桃花的花心红似火，向外晕染着粉色，粉色似霞，花的边沿色白如雪，红、粉、白三种不同颜色交融为一体，犹如壮美的油画，花瓣围坐在花蕊的周围，在春风里轻轻地晃动。花蕊亭亭玉立，英姿勃发，熠熠生辉，并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浓郁花香。这淡雅芬

芳的花香，冲进人们的鼻孔填满人们的胸腔，每个人的肌肤也几乎被桃花的芬芳裹裹得严严实实，密无缝隙。这香味随着空气的流动弥漫了桃园的角角落落，荡漾在桃园的上空。循香而来的一群小蜜蜂，也一头扎进花瓣里，与花蕊紧紧地拥抱着，亲昵地接吻吸取它所需的蜜源，来回往返在桃园与它的蜗居所；五颜六色的彩蝶也展翅翱翔在这花海之中上上下下自由翻飞，炫耀自己的华丽衣裙，好似要与桃花有争艳之意。桃花灿若云霞，淡雅的清香弥漫在空气中，此情此景宛如有名的画家用彩笔渣过一般的鲜嫩，亮丽。真的既养眼又养心，无不让人赏心悦目，让人陶醉。这使我不由自主地哼起了蒋大为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以泄我的内心激情。

桃花虽好，也有它的弱点，有时脆弱得不堪一击。人常说“人间三月桃花雪”，这雪是摧花玉手，春寒或春雪，统是不祥之兆，是农人的灾、果农的害。常言道：“清明断雪，谷雨断霜。”所以，在每年的谷雨前，随时都可能有“倒春寒”的发生，这里要提醒农民们，把气候变化时时刻刻刻在心上，及时收听天气预报，如有可能发生的时间，都要采用防冻措施，或喷防冻剂，或生烟火，万万不可掉以轻心。这与人们常说的“年年防旱，夜夜防贼”是同样的道理。

其他地段种着梨树。紧挨着桃园，有一块好大好好的梨园，少说也

有百八十亩。在那里，头一天还是花苞待放，过了一夜清晨就成了白茫茫一片，它们拥挤拥挤，一簇簇，一串串，千姿百态，热烈地绽放于枝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纷繁的梨花如云似雾，把梨园点缀成银白的色彩，真格铺就的梨花雪原，梨花的舒展就是授粉的候时段。园主们便心急如焚地去寻找务工人员。因为这时的劳工十分紧缺，大多都被早早地预约出去，很难找到零工。他们就使出全身的解数：打电话，托人寻，两腿跑断街头巷尾，求爷爷，告奶奶央求帮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所能牵连到的关系网都启动了个遍，总算是尘埃落地有了定局。紧接就是大巴车、三轮车或两轮电动自行车，一拨一拨的男一群、女一伙结伴相随，迎着满脸春风，沐着一身春光，脚步匆匆地赶往梨园授粉。

时间就是冲锋号，它迫使你紧把紧地仰着头，瞪大眼，手持竹竿或木棍顶端绑扎成的白色塑料布带的圆球型授粉工具，在盛粉桶里一蘸，然后动作如行云流水，专心致志地在枝头上上下下翻飞不停地舞动，宛如白色的鸟雀蹦蹦跳跳地在枝头间穿梭如啄食一般。

春天，是一个鲜花烂漫的季节，除了上面所说的我村“三花”外，还有油菜花、迎春花、李子花、桐花、槐花……还有那生长在大路两侧、沟头、崖岭、渠旁、地头、土堰上有很多很多知名的不知名的小野花，也不甘寂寞，悄无声息地从枯黄的草丛中零星散落地露出顶尖，长出了小白骨朵，怯生生地绽放出红、黄、蓝、白、紫娇嫩的花蕾。虽说它们是不起眼的小景观，但它们在春光的照射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宛如大自然洒下的点点碎金白银，装点着这大千世界，给大地增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



## 鹤雀楼

文旅精粹运城主题美术精品展作品选登

水仙解美作

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美术家协会提供